

從小西門遷移 看大學與城市

撰文／曹沛雯

位於成大校園內的小西門城，自西元1970年遷建至今，歷經了半世紀的光陰。2019年2月25日在臺南市議會議場上，議員蔡筱薇接受小西門里居民陳情，提出「小西門城遷回小西門里」的意見，期盼讓珍貴歷史文化資產重回故里，除有機會活絡區域觀光，也讓在地居民重新認識屬於自己的城門歷史。正逢節氣穀雨四月天，我們與在地居民、里長、市議員，相約小西門里的和益公園，聽聽他們的看法。並回到成大，拜訪文化資產工作者，考古現場專家劉益昌老師，談談對遷城門事件的看法。





老城門故事多 小西門二三談

具有歷史價值的城門，當年因應都市規劃、道路拓寬，政策表示城門一定得拆。原本研議搬遷到五妃廟，後來成大表示願意認養，於是讓小西門搬遷於成大。曾俊仁里長表示：「看到成大將城門保存得很好，身為當地居民心懷感激。但近年由於文化古蹟保護意識抬頭，加上當地居民希望小西門回家期望高漲，他聽到了不少里民的聲音。於是就在去年行政區域改制，仙草里、小西里合併成為小西門里後，決定成立小西門城遷移促進會，推動讓小西門回家。位於現今西門路一段688號前的小西門城遺址，屬於小西門里轄內，從小西里與仙草里兩里合併之後以小西門里為新里名，象徵小西門城對該地而言，其歷史意義與精神象徵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小西門里當地居民黃怡人，同時也是成大企管系校友，從小就沒見過老城門的他，當年赴成大就讀時，意外發現了原來家中長輩們常聊起有關舊城門回憶的小西門就在成大！能不能有天讓城門回家？也成為了他心底小小的盼望。

小西門城遷移促進會邀請了前臺南市文獻委員，資深美術工作者潘元石來擔任會長。身為小西門里里民的他曾表示：「記憶裡的小西門，是每天上學的必經之路。城門下充斥著冰販、賣甘蔗的、賣碗粿的……熱鬧小吃攤，此情此景令人懷念。他相信遷回後的小西門，能與鄰近的臺南美術館、司法博物館、煙波飯店、晶英飯店、大億麗緻等形成新氣象，共創更開闊、更富有古蹟藝術的城市景致」。

最後，市議員蔡筱薇也補充，雖然小西門曾因遷移、拆除、重建而無法取得文化資產身份，但如果各方未來能經由討論取得小西門遷移回故里的共識，那將會是臺南歷史、文化界盛事，展現新時代臺南人對於古蹟建築的態度。

至於新地點的選擇，當地居民認為晶英酒店前方的和益公園為選項之一。但仍需交由各界討論，過程還得多方諮詢，才能進一步了解遷移所必須面對的困難與利弊得失。而面對第二次搬遷可能存在的潛在損壞危機，居民們也樂觀相信，以現在的技術一定能夠做得更好！

面對市民的提問與解方

專訪成大考古研究所所長，成大博物館館長劉益昌老師

就讀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時因緣際會參與了由張光直先生主持，中美共同合作的「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河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念研究所時在台大的宋文薰、黃士強老師研究團隊麾下，進行卑南遺址、芝山岩遺址等搶救工作。身兼成大考古研究所所長，以及成大博物館館長的劉益昌老師表示：「從70年代至今，整整40多年的學術生涯，我這位文化資產界的老兵幾乎和文化資產處理工作脫離不了關係」。

長期任職於中研院，雖身為學術機關研究人員，但對於考古遺址工作，劉益昌老師投入了無比的熱誠。他表示：「對考古學家而言，研究材料來源若沒有考古遺址，就只能淪為做室內實驗分析的考古學家，但室內實驗分析的材料仍需來自考古遺址現場。因此，考古遺址便成為考古學家必須認真面對的研究主體。我從年輕就撥出一半以上的時間進行考古遺址保存、管理、研究等等的文化資產工作」。

小西門目前所在位址，小東門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當年就是由劉益昌老師所進行的。那時候代表中研院來到成大，與土木系李德河老師一起執行研究計畫。更在多年以後，2003-2005年



開始進行熱蘭遮城研究，透過考古遺址，將時間和空間的定點找出來。近十年，也開始著手研究高雄舊城一左營。劉益昌老師強調：「必須研究舊城裡的空間，這些都是臺灣歷史時代的考古遺址」。

考古遺址工作對劉益昌老師而言是如此特別，除了學術研究，他投入了許多搶救工作。但是，文化資產保存專家畢竟只有兩隻手，臺灣考古遺址破壞太快，而且無時無刻都在進行。舉臺南這座以歷史為傲的城市為例，竟然也不太重視歷史考古的項目，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針對小西門遷城事件，劉益昌老師提出了身為一名文化資產工作者的想法。他強調：「不代表博物館館長、考古所所長這些身份發言，單純以身為一位長年從事文化資產工作者的個人想法，提出建議」。

依據1964年《威尼斯憲章》，文化保存最重要的是它的原貌。然而，將小西門拆到成大原本小東門的位址，城門上還寫著靖波門（有面海之意），結果現在的位置卻是面山，面對著成大的現代建築。劉益昌老師表示：「這的確不大適當！考慮重建與搬遷，便是呼應了1964年《威尼斯憲章》所強調的真實性。在《威尼斯憲章》奠基下，我是舉雙手贊成搬遷的。但現在遇到了就算搬遷也可能回不去原址的問題。如果搬到和益公園，跟在成大是意思是一樣的。思考要回到原址？或原址附近？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而當年小西門附近居民沒有極力爭取讓老城留下來，現在卻希望讓老城遷回去。這五十年來，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思考。當年臺南升格為直轄市靠的不是人口數，而是臺南特殊的歷史條件。不只是府城內，包括整個大臺南，臺南人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把城門搬回去對現在技術而言不難，而是當地居民怎麼看待這件事？相信才是這場文化資產運動的重點。

劉益昌老師進一步提出：「如果因為西門原址現在是重要交通路的路中央，所以無法遷回，那是不是可考慮在原址上畫出小西門的定位（現在所立的小西門原址碑，並不是正確位置）。能不能認真研究，找到小西門的正確位置。當年日本時代的測量圖，可能因為臺灣地質變化，就會產生位置差，而校對正確位置的工作可以交給考古學家來進行」。

小西門若遷走後，原本的位置空出來，就可以考慮恢復從勝利路到小東路的這段小東門城垣。成大文學院是蓋在城牆上的，當年成大非常有遠見，利用了建築物結構設計，透過川堂，保護了地下的城牆。並未挖除、破壞，而是作為地基還留著。市政府若能將這段城垣認定為國定古蹟，或許我們能利用考古方式將這段城垣挖掘出來。再利用高架走道，讓大家行走在舊城垣上。而小西門與小東門城門，可以利用影像呈現復原，善用現代設計手法進行。

修復期間，博物館來辦活動；考古所進行考古研究；土木系、建築系來測量規劃。統籌全校資源來進行跨領域合作，將府城、成大、熱蘭遮城聯合起來，如同蘇慧貞校長所說的三城計畫。讓小西門遷城這場市民運動能夠有更具體、更積極的發揮。

大學和城市的關係是什麼？許多臺南人最有感的或許只有攸關民生問題的成大醫院。劉益昌老師期望讓成大博物館變成臺南市民的博物館，變成臺灣人的博物館，變成世界的博物館！臺南雖然在六都裡人口是最少的，但文化卻是最豐富的，南臺灣最重要的大學應將責任扛起來。小西門從成大遷走相信會是正面影響，接下來趁此機會將小東門段文化資產重回臺南人的記憶。劉益昌老師再次強調「過程會是重點！」保存文化資產的意義就是讓生長在這塊土地的人民了解，我們是這樣活過來的，我跟我的祖先有共存的時間、空間，共同的歷史記憶。

「而大學就是訓練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場所。」劉益昌老師最後用一句話與成大人共勉之！